

有挑战性的事,跟我发不发表文章毫无关系。到现在也是如此,我现在也只有12篇文章。当然四年没有成果,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,但你自己怎么想又是另一回事,每个人还是要做一件值得做的事。

问:您曾说“学数学要做到自己高兴,别人也高兴是件很难的事,”请问这是指什么?

张:这是针对数学的欣赏性而言。一个数学家往往开始时是从简单的问题做起,当他越做越好,达到一定高度,别人就无法再欣赏,而他上去了之后也就下不来了。所以下山和上山一样难。爬山的时候完全是因为你做不出来,我做出来了,是去和别人拼的。但每拼一次,你的读者就会失去一半。到了顶峰,你成为伟大的数学家,别人也就只能从你获得的荣誉知道你伟大。做报告、拿奖完全是给非数学专业的人看的。你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,但你很难成为一个让每个人都欣赏的数学家。我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是我做的数学,即高深又实用,所以我尽量做一些既具有挑战性又能让别人读得懂的东西。

问:我们通常会认为做数学是件辛苦、单调的事,又没有“钱”途,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?

张:做数学说到底会有一碗饭吃,至少可以在大学里教书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工作值那么多钱,不过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当然做应用数学可以赚很多钱,比如做与医学、金融、生物、密码有关的事,但那不是我喜欢做的事。我是从农村出来的,要求不高,现在我的生活待遇已经非常好了,不需要再好了。我想人还是要有点志气,要有些胆量,不能为几块钱就把自己的志向放弃了。

## 学会做最好的

问:您在美国带学生,这次回来又主持这样的讨论班,您能就中美教育体制的利和弊谈谈您的看法吗?

张: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比美国人好很多,所以中国大学的平均水平比较高,因为我们经过了高考的严格筛选。但天才数学家却比美国少得多。我们的教育方法以灌输为主,大学生都在学习必修课,研究生则急着作论文,一天到晚奔波忙碌,对天才的培养很不利。天才需要的是空间和自由,这样才能使他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。这就好比培养一个文学家,老师只要告诉他基本文法,以后的事就让他自己的人生观念、生活阅历去写,如果你把什么道理都讲清楚,他可能什么都写不出来了。

问:那么您在这个讨论班上具体怎样做?

张:我不把数学分类,我只有问题,写在黑板上,什么能用我就用什么,而不去管它是分析还是几何。只要问题能解决用什么方法都行。

总之给学生最大的自由度。我的想法是培养人怎样讲课,怎样看数学世界。我们要从数学本身的原则去思考问题,学会做最好的。而不是为评职称申请经费匆忙动笔,只要你还有时间,你就要想着去做最好的。从今年起我要每年回国做这项工作,我觉得中国数学的希望在于年轻人身上。现在讨论班的年龄层次偏大,我希望几年后能降下来,最好是大学三、四年级的学生。

问:您能谈谈您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原因吗?

张:有两个原因,一是学术原因:人需要一个极好的环境和高手在一起切磋,才能把你的段位做得高一点。有一句话说,你宁愿到一个地方,那个地方您是最笨的。二是家庭原因:有了家又有了小孩,许多事不由你作主。等孩子大了,上大学了,我想我会回来,因为回国内教几个好学生远比在美国做个退休教授有意义得多。

张寿武这次回国把年迈的父母接到了北京,一家老小尽享天伦之乐。老人们不识字,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儿子在做什么,只觉得美国太远,有些伤心。但张寿武每年都争取回来看望他们,又令老人们觉得欣慰。张寿武说,有一年自己没有告诉家人就直接回来,路过一片农田,与种地的老伯用家乡话攀谈,时间长了,老伯像想起什么似地怒目说,年轻人不好好念书在这儿闲聊什么。张寿武笑着拎着包回了家。

家乡的山水培养了张寿武乐山爱水的天性,也形成了他无拘无束,大胆追求新知的勇气和傲气。所以昔日的渔家孩子现在能做立于潮头。对于他来说,幸福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

